

化魚

我家從未停歇的爭吵不是新聞，他們尖叫時左鄰右舍都聽得到，但在這個煙聚蘿纏的社區裡不曾有過什麼事。我家左手邊的住戶喜歡搓麻將，在無眠的夜裡嘩啦嘩啦，牙痛一樣緊一陣緩一陣。但自從前年他們家鐵門被潑紅漆以後，便闐然無聲，連人語都很難聽見。每次回家經過他們門前，總會看到鐵門上歪扭的紅字大書「還我 750 萬 / 還錢 / 車余」，我後來才得知後面那個怪詞乃是為了避免法律責任，故意錯書的幹字。

那片紅漆紋在鐵門就像黥面一樣，鮮血淋漓的恥辱，自從被潑漆以後，我從來沒見過那家人出入。他們變成了壁癌的一部分，彎彎曲曲，濕潤又羞澀，融入灰白色的背景裡。過了半年他們才用鐵色的漆匍匐地糊上標語，斑駁的鐵鏽上面嶄新的色塊，隱隱約約透出紅褐色的字，像一塊永遠好不了的瘀青。紅字可以覆蓋，但變成壁癌的人再也回不來了。

右手邊的鄰居相較起來則乏善可陳。他們偶爾會陰惻惻地站在門框裏看來往的住戶，前院蔓生的藤蕪偷偷侵略別家院子。我在客廳裡看電視外放聲音，他們偶爾會忿忿不平地捶牆警示：「砰」聲音很沉悶，像是一汪池水偶然冒出噁嘴的魚。這一排房子隔音效果很差，我有時會反敲回去，我想他們一定很不愉快。

所以我從來沒指望鄰居能做什麼。每日放學後我在廚房寫作業，聽冰箱低鳴發出電流流竄的聲音。它的腹部恆久冰著昨夜的飯菜，所有食物都厭厭地。等母親回家以後，房內才暗了下來，像他身後的夜色一下子淹沒房屋的腳踝。母親用完餐後會在客廳看電視打盹，全身浸浴在電視銀幕跳動的彩光中，皮膚被輻射地透明。有時我會在母親睡著後到他旁邊看電視，綜藝節目日復一日，很多過客的顏面一閃而過，看久了五官都不像五官，支離破碎的浮游在各個角落。我跑去撿拾明星的眼睛，才握在手裡又漂流出去，一張嘴爆炸似地大笑起來，痙攣一樣抽搐不止。

這一切實在太催眠了，再醒來發現半邊身體經過地板冰鎮後彷彿生了根，牢牢地釘在原地。客廳裡已不見人跡，電視也被關了起來，黑洞洞地像一隻眼睛。自從我發現母親不管我看電視以後，寫作業的路途就變得越發艱難漫長，我把橡皮擦戳得千瘡百孔，又畫了半頁數學題目，一心諦聽客廳的動靜。如是幾次，功課也慢慢放爛了，聯絡簿上的紅字越來越多，但我早就練就了模仿家長簽名的技能。自從升上高中，母親沒有簽過任何學校的文件，我告訴他高中沒有那些東西，後者一眼就看穿了我拙劣的謊言卻只是點頭。我猜母親大概也覺得簽聯絡簿很麻煩。朋友都很羨慕我家不怎麼管教，雖然我覺察不出什麼好處，也許我很身在福中不知福。

父親是個行蹤飄忽的人，休假時間只待在自己的房間裡。我只知道他在市場工

作，久而久之我也能從空氣中遺留的魚腥味，判斷他剛從此處經過。只有魚販的家人才明白魚腥味有多蝕骨，屋裡幾經漁貨出入，每一吋空氣都帶著魚屍混合雜物的味道，就算開窗通風也不能去除，因為魚的魂魄已經滲入所有傢俱和牆壁裡。夜裡路燈餘輝照射進來，磁磚上粼粼的不是反光，是魚的眼睛。

除此之外，跟著房子一起魚化的還有父親，他步履無聲，獨自泅泳在暗房裡，皮膚因長年日光暴曬長出了魚鱗。一從父親魚化後，母親就沒有再進出他的房間，跟一條魚互動應該是很掃興的事，我也沒有興趣跟父親說話。漸漸地，母親對魚鱗父親的溝通方式只透過摔鍋碗瓢盆、還有搖頭去尾的威嚇來進行。除此之外，亦無其他說話的好方法。

我其實沒有什麼可抱怨的。我有吃有穿，不僅無人管束，父母也懶得衝我發脾氣。只是我還是擔心有天會跟父親一樣魚化，也擔心同學聞到衣上的魚味。夏季我騎半小時的車去學校，任由汗水清洗制服，冬季就把密封垃圾袋裡的外套取出來穿，把魚味鎖在裡頭，我很小心地不讓外套跟其他衣服同流合污。

唯一一件令我尚有不滿的事情，大概是我仍與母親共用一間寢室，他睡在有牀板的寢具上，我則是在地上鋪軟墊，躺在稍微低一點的位置裡。無眠的夜裡冷風從門縫吹進來，廊上燈光明滅，是父親徐徐游出去準備上班。往上隱約能見母親的輪廓，他體型嬌小，時常蓄著拳頭，整隻手青筋綻出，頗有箭在弦上之勢。從我開始識字後就莫名害怕觸碰母親，他有副久經苦難反覆咀嚼而不爛的肉體，其狀總讓我聯想到某種相當野性的物事。與其觸碰母親，我還比較願意觸碰父親的魚鱗。

而我始終不知道母親從事什麼行業。我早上離家時他還沒起牀，在電飯鍋裡揀父親蒸過的、變得堅硬且龜裂的饅頭當早餐。學校發來的調查表我替他填了家庭主婦的職稱。父親棄置不用的手機在刪淨一切資訊後轉交給我，只留了他和母親的手機號碼，以備我突然需要聯絡他們。父親對於透漏他成長的資訊可以說是十分吝嗇，缺少來路的歷史彷彿出生就這麼蒼老，恆久地忍耐風化，生活被收束成河流匯入大海時霧氣濛濛的樣子。但也許他只是覺得不需要跟我交代。

在同班同學裡，我是較晚才擁有電子產品的那批。下課時間坐我隔壁的把額頭抵在桌子邊緣，一手從抽屜抽出手機遮遮掩掩地打字。「欸你坐過來一點，教官來了跟我說。」另一隻手把我調整成可以掩護他的姿勢。我湊過去看到他的面容被螢幕照得眉飛色舞起來，「你在幹嘛？」「聊天。」「跟誰？」然後後面那句話就像是投石子進深淵，同桌又繼續下潛入虛擬世界。除此之外，他的手機裡也下載了不少遊戲，卡牌對戰也好，電子寵物也罷，消消樂中一擡手指整個樂園都為之震顫，糖果爆炸、鑽石崩裂，還有魔法般極具破壞力的光束，從天而降的八色寶物層層疊疊累成十幾行。手機遊戲是提純過的快樂，除了快樂，什麼也沒有。

所以當我拿到父親那支佈滿指紋的舊手機，高興了一整個晚上都沒有睡，趴在被窩裡把每個可以戳按的地方嘗試一遍，研究一下上網的方法。玩膩了以後躺下來準備休息，又突然想看時間而拿起手機。如是幾次，窗外的夜色逐漸稀薄，而我也被興奮退去的疲憊感漂洗地空空蕩蕩。早自修時我故意把手機單獨放在桌上，同桌漫不經心地甩著便當袋喀啦喀啦地進來，餘光一瞥便迅速攫獲了我的手機。

「終於有手機了，酷噢。」他輕車熟路地替我處理好一些個人化設置，又好心地讓我連接他的行動網路。下載遊戲時他百無聊賴地四處翻看，長按相簿圖示時卻意外翻出一本加密圖冊，入口處需要輸入四位數字。他指尖一頂手機悠悠轉到我的面前：「你爸沒刪乾淨。」

我凝視輸入密碼的欄位彷彿一扇蒙塵的門。思索片刻先是鍵入父親的生日，再嘗試母親的，最後又僥倖地試了我的皆不是正解。腦筋一轉又敲上父親手機的末四碼，頁面提示只剩一次機會。同桌湊過來監督遊戲下載進度，想也沒想就戲謔地按了四個零，0000，像魚嘴開闔浮出一串氣泡。父親的相簿居然聽懂了同桌的魚語，只停頓一下便開啟了。

在還沒見識到相簿的內容之前，我不是沒有幻想過裡面是什麼。我以為至少會存有幾張我與母親的相片、全家福，甚至是工作夥伴的生活照。但現在想想當時的我未免有些傻氣，父親是一個極度不喜歡照相、也討厭緬懷往事的人。相簿裡是百來齣色情短片，最新一則系統紀錄下載於四年前。父親應該早就忘記有這麼一回事。我看著滿屏幕宛如養殖場般詭譎的場景，有些手無足措。「唔，太屌了吧。」同桌見說，他的眉眼竟被這荒誕的一幕照得清晰起來，那幾乎稱得上是某種相當潔淨的異樣表情。我心煩意亂地退出相簿，任由同桌擺弄我的手機去了。

那整天下來我沒有再碰過它，上課時間老師在前面滔滔不絕，我如往常抄了很多版書，但一個字也沒讀進去。仔細梳理起來，我似乎被魚有性慾這件事情嚇了一跳，尤其是父親連話都講不好的模樣，實在難以跟這繁華肉場關連在一起。我想像衰老是蕩滌的過程，在抵達死亡之前必須先行修禳，滌除一切殘存的念想。因此我以為父親體內那些難以啟齒的物事早已零落，但對於他，我所瞭解的實在太少。

那些芒刺在背的上學時間熬成殘陽如血，放學回家做完功課，我遲遲等不到母親歸來，便躲進寢室玩遊戲。刀光劍影來去幾回合，心裡總是繞不開那宛如暗生囊腫的圖冊，它在皮膚底下發癢發燙。我又虛著心思對戰了幾把，暗自為自己鼓勁，終於在輸了第三次後決意一探究竟，調成靜音後軟著手指點開其中一則。沒有標題亦沒有字幕，鏡頭搖晃了一會逐漸聚焦，一個不見其顏的男人以指撥開刀割似的粉灰色女陰，繃緊小腿搗入牀上那絲綢細軟般的身體，後者則因深眠落下淡淡一層垂

死的氣息。幾回重覆後進度條碰到底端，車禍肇事般生硬地定格在原地，男人仍在裡面而女人依舊沉睡。

我關掉影片僵直在被窩裡，下腹部一派冰涼，絲毫沒有他人所言的躁動和血氣。在形聲模糊的內心深處，我突然有觀看了一場活剖生人秀的錯覺。而後在走廊深處聽見腳步聲，夜歸的母親踢拖著步伐往父親的房門走去，才曉得他思索良久，下定決心要給父親除鱗。我想起母親曾在做飯時，告訴我小心魚鱗鋒利的邊緣，手指滑過便吃進皮膚裡，腥液容易引起傷口感染。若是在開拔的過程中不慎傷及皮肉，也是無可奈何之事。

我瞪視房裡鉛水質地的夜色，赤裸的男女形狀從空中緩緩浮出，在我的虹膜上著根生長成翳病。我料想父親房裡金石之聲也許會綿延整個午夜，而我的性啟蒙就這麼蕭瑟地結束了。我很想沿著夢境走到很深很深的地方，深到有一天我能遺忘我自己，如果那裡還有清澈的河畔就更好了。

現在時間 0 點 0 分，為您插播一則消息：魚就藏在人羣中，請多加注意。觀者鬨堂大笑，人皮膚成片剝落，紛紛現出自己的原型，連新聞主播都被自己播報的內容逗得直吹鼻涕泡。今年流行假裝自己不是魚的遊戲，那人類究竟是僅存的人類，還是入戲太深的魚？

同桌從我背後狠狠拍了一下：「欸，後來你有看嗎？」「看什麼？」他指了指手機，我盡力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：「白癡噢。」「認真的啦。」隨即又翻起圖冊：「刺激嗎？」我擺手讓他自己去翻閱，他倒嫌起麻煩來：「傳給我吧？不然要一直用你的手機。」得到首肯後就專心搗鼓藍芽還是無線傳輸去了。而我曉得，明天班上那羣同學將人手一本父親的圖冊。鏡頭是鑄模，女體是黃金，交流的笑聲是金幣琅琅。女體金幣是同好會的入場券也是酬勞。

我多想像同桌那樣渾然天成。我得非常努力才能使用那些外星詞彙：奶子、屁股、腿。生詞造句：快看那個腿。再來學習更高階的文法，省略主語：這大概有 E 吧。我搖頭驅散不切實際的幻想，在心裡模仿同桌的語氣：「別搞笑了。」年復一年，這座小鎮永遠有年輕的生命一沾到地面就迅速茁壯，而我是一株永不開花的樹，是不遷徙的海鳥。時間在我身上被無限延長成蒼白的樣子。這也是我至今還能忍受跟母親同睡一房的原因，因為我始終沒有什麼難以處理的生理問題。

突然意識到這點我由衷悽惻起來。當晚把牀墊移到另一處堆放雜物的房間，就著粉塵、老舊衣物、被蛀出毛邊的木櫃們睡在一起。它們是往日的殘象，我躺在過

去的搖籃中央一夜無夢。母親依舊晚歸，也頻繁去往父親的房間，去鱗的過程也在我的想像中被描繪地越來越詳細、越來越漫長，從拔腮慢慢前進到剝皮的步驟，從下刀的位置到骨肉櫛比鱗次的模樣。我很擔心父親哪天真的會被熬死，不禁懷念鄰居還會搓麻將時似乎都還沒有這麼糟。我不抱期待地希望鄰居可以敲一敲牆壁，提醒一下他們實在太惱人了。

在無法平靜的夜晚裡，我研究父親的圖冊，揣摩所有為之興奮的觀者的心情，並獲得從封面判斷內容物的經驗。我盡量避開那些看起來像偷拍或外流的影片——如果影片裡的女人被強暴了，那我是不是透過鏡頭又一次強暴了他？如果一整個世代華麗且過剩的外流影片狂潮，其實是成千上萬場曠日費時、血肉模糊的輪暴，那我該怎麼辦？「別搞笑了。」每當我脆弱易感的時候，那句帶有同桌腔調的、漫不經心的嘲諷就會浮現出來。我好像懂了但其實沒懂，也許我內心深處有一部分涼薄地認為沒有那麼嚴重，只要不去看就好了。但是閱覽這些影片的父親呢？父親又在想什麼？

因此我只看氣氛歡樂的作品。我喜歡喝得東倒西歪的情侶幹得天翻地覆的劇情，也喜歡玩遊戲玩到一半突然就做起來的劇情。我拿它們來抵抗父親房間傳出來的聲音。脫掉衣服以手戲弄下腹部處，在快感將要溢出時突然得到饜足的感覺，全身感官瞬間偃旗息鼓。我總是在快要抵達的前一刻被甩開了，從將暗的螢幕看見自己雙目突出、口舌乾燥的樣子，厭惡感遂席捲上來。我討厭努力自證正常的自己，更討厭一切努力只是為了搆上平庸無比的同桌。與此同時，那些噪音仍然在長夜裏繁殖、爆裂，再生出新的孢子。沒有鄰居來抗議。我把自已包裹在棉被裡哀感，生活的顏面就是隔著棉被聽別人的呻吟。

自從同桌拿了影片之後，我們的交情似乎好了不少，我很想問問他怎麼看待色情影片，話剛出口就扭曲成其他東西：「是看到哪裡了？」他變得願意回答我的問題，而我也在跟他的對話中頗有進步，終至可以面不改色地評論：「這個我可以。」「這還好吧。」所謂凝視，就是把演員斬件販售。我失去看色情影片的意義，彷彿先前的性體驗只是一種課後補習。夜晚我以遊戲度過，再回首已經將近三個月沒有開私密圖冊。我察覺父親遺忘圖冊的過程說不定跟我是一樣的，那只是航向別處的船，到達目的地就怎麼也無所謂了。

父母相煎的戲碼經過三個月終究是成為頑疾。我有樣學樣地延遲歸家的時間，像是啣起一口長氣涌入暮色裡，整個小鎮遂被我重新翻了個遍。我喜歡沿著學校附近的水圳緩緩走到鎮上另一端，從低矮的瓜棚到無路的黃沙地帶，又逐漸濕潤長成叢的紅拂。我想我很需要這些久經年歲不改其貌之物。白日時分小圳像滑落在阡陌間的玉帶，一到夜晚就顯得心事重重，萬戶齊開燈火的黃昏投射到水面上，觀者就有一座微型的星河。這是我後青春期小型的流放，假裝自己行走很久終抵達無人

認識的異國。我想日夜都在旅途上。

母親在我開始晚歸的幾星期後才發現這件事。我從他多雨的瞳孔裡看見微弱的憤怒，像是悶痛，又像是譴責我的行徑會使多疑的鄰人察覺我家崩壞的預兆，但只要大家不聾其實都心知肚明。我的晚歸不是抗議而是必然的結果，也許母親還眷戀無瀾的往日，也想相信徹底的破壞不過是修復的手段之一。那日我在水圳旁想起他的眼睛，極目遠眺，強烈地預感到有什麼即將孵化——皮膚敏感地覺察空氣細微的流動，而我不事生育的身中有物事初發、逐漸豐盈，彷彿有一輪微光正等待破殼而出，我停滯許久的時間終於等到重開之日——而後醒來察覺那只是一場破碎且無以言說的亂夢，我在舊物環繞下又臨現實貧瘠的身體。

魚化之家唯有晨曦時才能沉沉睡去，父親不在，母親在房裡均勻地呼吸。我躺在床上側耳聆聽一室無聲，想像那些被我錯過的日子，想像父親身上紫紅色憂傷的魚鱗，想像群生的紅拂。我以揣測同學的方式揣測母親，卻發現通往母親的鑰匙早已鏽蝕地無能開啟什麼：你憑什麼這樣對我？……然後呢？母親根本不會這樣說話。他奮戰至眼眶充血，氣息顫抖地站在滿目瘡痍的房裡，地板浸滿了父親痛苦的涎水與汗液——後者氣厥眼昏，唯剩機械性地躲避來自外界的碰觸。我不知道母親是否有那麼一點後悔，但其實有沒有都無關緊要，難道我們還能拋棄父親，像《變形記》中蟲子的結局？

母親在打一場必敗的仗，作為逃兵的我該為他的憤怒負多少責任，這些問題不待辯證便已來臨。幾週後的某天，我踏進家門便曉得今日就是此時——母親端坐在客廳內等候多時，沒有開電視，也沒有倒臥在沙發上，純粹地等待我歸來。空間中充滿某種戲劇化的必然性，而我穿越官能之外聽見一聲長吟。他嘴角開裂、目珠突出，從邊緣融化之處滲出腥血模糊的液體——

但其實什麼也沒發生。我沒有看到母親痛徹骨髓的樣子。他只是盯著我泌出了淚珠，欲落未落地掛在眼角，有污濁而易晞的質地。他說跪好，所以我溫順地跪下，預備聽從接下來的指示。我期待他能對待父親一樣對我，因為沒有比疼痛更簡單的算帳方式。但他只是盯著我瞳孔不住地震顫，一碗端不平的水，最後又什麼也沒有溢出。我們對視良久，直到母親的臉在我疲勞的眼裡飛出了七色的光斑，把他的臉啃食成怪異的模樣，如同那些被我直視太久的綜藝明星。然後他悄然離去。客廳裡仍如死水，沒有什麼東西曾撥開水流，只有我水蘊草似地輕輕搖曳。

夜色還在持續變得濃稠。在我的膝蓋從細碎的疼痛，移轉到刀鋒似的熱辣後，下半身便逐漸有了麻木的感覺。睏倦浪潮似地湧來拍打我的側身，我身在魚化之家最晦暗之處，以閉眼的形式，看見子夜之外又是一個新的黎明。魚肚白的天光之下，那雙無知無覺的腿終於開始交融、再生，長成全新的魚尾。這時我才遲遲地曉

得體內含光的夢原來是啟示。魚化在很久之前便已開始，從前的我只是一副繭。

我在母親死灰一般的絕望中，在父親無力見證的悵惘之下宛如新生。我長久地停留在自己的心相裡，不禁雙手合十，虔誠地為未來祝禱——再忍耐一下，再前進一點。一直到那些被辜負的時間都將回流，在身側形成如翼的水花。